

娜朵作品集

第三集



边地民族花

文联出版社

娜朵 著

娜朵作品集 第三集

边地民族花

娜朵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朵作品集/娜朵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ISBN 7-5059-3409-0

I. 娜… II. 娜…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3486 号

书 名	娜朵作品集(全三册)
作 者	娜朵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康利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25
插 页	32 页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409-0/I·2594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中共思茅地委副书记 张百如

思茅——彩云之南的一块古老、美丽、神奇的土地，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绿色明珠。

苍莽广袤的大山是这块土地最耀眼的特色，葱郁滴翠的绿色是这块土地最醒目的风情。在这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的热土上，各族人民安居乐业，荣辱与共，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硕的财富。在这辉煌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各民族的具有代表性的杰出女性，造就了一茬又一茬才华横溢的大山女儿。她们以独具的特色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妇女的巾帼风采。

在这些杰出的成功女性中，有著名电影演员，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的主要演员杨丽坤；有享誉世界的著名长跑运动员，被称为“亚洲长跑皇后”的钟焕娣；有身残志坚，几十年如一日为孩子们做校外辅导员的优秀共产党员，一等伤残军人张培英；有带领阿佤山干部群众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佤族女县长，全国十佳公务员魏红……真是举不胜举！英雄儿女层出不穷，为边疆各民族的团结、稳定、繁荣、进步作出了贡献。

在这些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在这些功成名就而又普普通通的女性的故事里，我以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一道和她们分享着成功

序

的喜悦,回味着人生的甘苦,体会着“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无畏境界。她们的人生轨迹,无处不在向人们展示着热爱生活的主旋律,谱写着对追求真善美的奋斗曲,憧憬着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遥望天穹,群星闪烁,我仿佛觉得书中的女主人公似璀璨的行星,似旋转的卫星,闪耀着时代奋进的光芒,奏响着拼搏的旋律。

在这里,我要感谢拉祜族青年女作家娜朵,是她用炽热的情感,以姐妹的挚爱和女性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故事。

我还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使这本书即将得以付梓出版。

我深信,这本书的出版,为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激发各民族儿女的爱国热情,启迪人们的心灵,垂炼人们的情感,激励人们的精神追求,去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九九九年夏于思茅

目 录

序	(1)
“阿诗玛”和她的丈夫	(1)
路之缘	(22)
普通人的故事	(39)
佤山女	(57)
山中百灵	(71)
一朵茶花	(85)
哈尼弄潮女	(96)
南国女儿梦	(106)
迎接生命的人	(121)
边地警花	(130)
园丁颂	(139)
法官情怀	(147)
泥土情深	(153)
山寨巧手	(162)
托起太阳	(168)
闯北京的思茅人	(175)
后记	(181)

“阿诗玛”和她的丈夫

云南的撒尼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美丽的撒尼少女名叫阿诗玛，她会唱许多动听的山歌，她会跳许多优美的舞蹈，山里的花朵看到她，都会害羞地低下头，山里的小鸟看到她，都会羞涩地不敢歌唱，撒尼人说阿诗玛就像天上的月亮，纯洁又善良。

山里的小伙们都被阿诗玛的美貌迷住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找阿诗玛唱山歌，小伙子们都把阿诗玛当成了他们的意中人。而阿诗玛却看中了勤劳善良的撒尼小伙子阿黑，阿诗玛和阿黑相恋了，山里的小河边，树丛里留下了他们美妙的歌声……

撒尼族的头人热布巴拉家的少爷也看上了阿诗玛，阿诗玛坚决不从，最后，头人用毒计害死了阿诗玛，阿诗玛变成了一种回声。只要你喊一声“阿诗玛”，远处也会传来一声“阿诗玛”，撒尼人说这是阿诗玛回答人们对她的呼唤。

阿诗玛的传说在撒尼人中流传了许多年，后来改编成了同名电影《阿诗玛》。片中的阿诗玛由彝族演员杨丽坤扮演，杨丽坤是著名的演员，她主演的《五朵金花》，在第一届亚非电影节上，获最佳电影奖，她本人获最佳女演员奖，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也为云南各兄弟民族争了光，杨丽坤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国内外新闻媒体争先报道，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充满了大街小巷，杨丽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可是，像这样一位有才华的青年演员却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身体受到摧残，如今，许多年过去

了，杨丽坤生活得怎样？她的家庭幸福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到上海采访了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先生。

本来一九九七年我就打算写有关杨丽坤的稿子，一来她是我的家乡人，她是云南思茅地区普洱县磨黑镇人，家乡的父老乡亲特别想知道她的近况，二来是她主演的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关心她的观众也特别多。当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杨丽坤的二姐杨秉芳（现名黄晓）听时，老人热情地支持我把文章写出来，后来，杨丽坤的大姐还从石家庄赶回昆明接受我的采访，给我提供了许多杨丽坤的材料，我很感谢两位老人对我的支持，当我说想去看看杨丽坤本人时，杨秉芳老人跟我说杨丽坤的情况很不好，她中风住院了，还下了病危通知，不知能不能挺过来，我听到这个情况，心里也不好受，采访的事也只能搁下来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我和杨秉芳老人再次取得联系，她给了我一个杨丽坤在上海的电话号码，老人跟我说，让我打电话试试看，不知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是否愿意接受采访，老人还说唐凤楼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让我去碰碰运气。

我拨通了上海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唐凤楼，当我在电话里说明来意时，唐凤楼爽快地答应了，还问我什么时候去上海，他到车站接我。我高兴极了，我说我常去上海，不用接了，只要告诉我地址就行了，他告诉了我他在上海的地址。

一九九八年九月的一天，我从南京赶到了上海，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才找到了上海莘庄莘北路三百九十八号金城绿苑。这是一处私人住宅，里面都是两层或三层的花园别墅，环境特别优雅。我跟门卫说找唐凤楼，门卫说是不是那个演阿诗玛的演员她丈夫，我点点头，门卫热情地帮我打了电话。

过一会儿，唐凤楼推着自行车来了。“你是娜朵吧？”他微笑

着问，我也笑着点了点头。

“到家里去吧，就在前面。”我跟着他往前走，在一幢漂亮的小楼前唐凤楼说：“就是这里在四楼。”

我和他一起上到四楼，他轻轻地敲了敲门，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开了门，手中抱着一只长毛哈巴狗。“这是我儿子。”唐凤楼给我介绍着，小伙子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也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是我母亲。”唐凤楼又给我介绍，这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我一进门，就看到她望着我友善地笑着，“奶奶，您好！”我和老人打招呼，“你好！”老人也笑着说。

“我们到里屋谈吧。”唐凤楼领我走进另一间屋，屋里有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一个穿睡衣的女人。我想她可能是杨丽坤，但我没有问。

“她身体不好，一般都睡着。”唐凤楼跟我说，证实了我的猜测，床上躺着的正是杨丽坤。

唐凤楼和我就坐在这间屋子里聊了起来。

“唐老师，你跟我讲讲你和杨丽坤的事好吗？”刚坐下，我就开门见山地说。

“你看过我写的那篇《我和阿诗玛的悲欢》吗？”唐凤楼问我。

“有些印象，是前几年无意中看到的。”我说。

“那里写的就是我和杨丽坤的故事，你可以从那篇文章里寻找素材，过去的事情我确实不想再提起。”唐凤楼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我知道，是我提的问题让这位经历了多年生活磨难的男子汉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唐老师，在没有见到你之前，我以为你很消沉，可见到了你之后，我觉得你很开朗的。”我忙又开了话题。

“阿诗玛”和她的丈夫

“是的，许多人都跟我说过这问题，他们都以为我经历的磨难太多，一定很少讲话，肯定是一付老气横秋的样子，可见了我之后，看到我乐呵呵的样子，他们都很奇怪，他们的感觉和你一样呢。”唐凤楼说完又笑了起来。

我和唐凤楼慢慢地交谈着，他还是给我讲了一些他和杨丽坤催人泪下的故事……

一个山里姑娘 成了著名演员

云南思茅地区普洱县磨黑镇是有名的“盐城”。清朝年间，有一个叫杨昆生的青年从云南的石屏来到了磨黑镇，这青年原是黑旗军的小头目，为了躲避满清政府的追捕，逃到这边陲之地。他给有钱人家割马草，做长工，后来，当地五里坡的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嫁给了他，这青年就在那里安家了。也许命中注定他要有钱，那年，这青年上山挖地，挖出了一罐银子，青年高兴极了，他用这些银子买了磨黑镇盐井的股份，开始熬盐，做盐巴生意，因他经营有方，生意兴隆起来，后来，他又买了一个破盐井，取名“源兴灶”，扩大了盐巴的生产规模，盐井座落在一个桥头边，杨昆生做盐巴生意出了名，当地人只要说大桥头老杨家，人们都知道是说杨昆生开的盐井。

那时，磨黑的盐巴特别有名，盐商的太太们闲着没事做，一个个竟学会了做酱油做腌菜的技术，而且出了名，后来，磨黑镇的酱油和腌菜成为云南一绝。

在磨黑镇做盐巴生意发了财的杨昆生，就是杨丽坤的祖父。祖父发了财，在当地盖了许多房子，杨昆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了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杨昆生从家乡石屏请来老师教

“阿诗玛”和她的丈夫

儿女们念书，大儿子后来到日本留学，杨丽坤的父亲，是杨昆生的第三个儿子，他本来准备和亲戚到黄埔军校念书，后因一些事未能前往，只能在家乡经营盐井。

当时，磨黑只有两家药铺，很多穷人家没有钱看病，杨丽坤的父亲就让没钱看病的人家到药店买药时，全记在他的帐上，每年五月端午节，两家药店会拿着一大扎单子去杨家收帐。

每年，杨家也会在大桥边放两口大锅，煮些稀饭给过路的穷人们吃，杨家乐善好施在当地很有口碑。为这，云南一位有名的书法家还送了一块匾给杨家，上书“乐善不倦”几个大字。

一九四一年，杨丽坤就生在磨黑镇这个有名的“盐城”里。

杨丽坤一共有十二个姐妹，她排行第九。所以，她有个小名叫“小九”。

杨丽坤十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家里托人把她送到了昆明，她和当时在昆明工作的二姐和二姐夫住在一起，所以，说起杨丽坤的事二姐最清楚，她说她是看着杨丽坤长大的。

杨丽坤的二姐夫郑敦，当时是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为她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杨丽坤来到二姐家，二姐夫夫妻俩一商量，决定让她上学，她成了新村小学的一名学生。那时她年龄小，胆子也小，不敢一个人睡觉，姐姐和姐夫又把她的床搬到他们的房间，让她和他们一起住，姐姐和姐夫就像父母一样关心着她。杨丽坤在学校爱唱爱跳，那时学校的场地都是泥土面，在那里跳舞，会扬起很多灰尘，孩子们的脸上都灰朴朴的，歌舞团的老师们来培训学生，看到这种场面，就提出让孩子们到歌舞团去培训，孩子们都去歌舞团培训了。歌舞团的领导发现了天真可爱的杨丽坤，想把她招进歌舞团，二姐不同意。后来，她跟着二姐去看演出，无意中碰到歌舞团的胡宗礼团长，胡团长认识杨丽坤的二姐，胡团长又提出让杨丽坤去歌舞团，二姐还是不同意，二姐想让杨丽

坤上大学。过几天，歌舞团的几位领导又多次上门要求要杨丽坤，二姐就是不同意。这时，二姐夫说话了：“既然工作需要就让她去吧。”二姐看了看丈夫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但她提出一个条件，杨丽坤去歌舞团可以，但不能影响她的学习。歌舞团的领导点头答应了。

一九五四年，十三岁的杨丽坤来到了歌舞团，过了一段时间，歌舞团演出，杨丽坤的二姐和姐夫都去看了，一连几个节目都是杨丽坤演主角，看到这里，姐夫生气了：“不能让她演那么多的主角，这样会影响她的学习。”

那年，杨丽坤去歌舞团，本来说好是借去的，谁知这一借就是多年。去歌舞团的第一年，杨丽坤没有拿过工资，姐夫不让她拿工资，她也没拿。歌舞团的演出她都是义务去做的。

在歌舞团，她总是认真的练功，练就了她极好的身材，再加上她那双水汪汪会说话的大眼睛，活脱脱一朵出水芙蓉，人见人爱。

这样一棵好苗子，歌舞团怎能放手，杨丽坤在借去歌舞团后，成了团里的台柱。她会跳新疆舞、蒙古舞等许多民族舞蹈，她还到北京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一九五八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王家乙导演到云南歌舞团选演员，准备拍《五朵金花》，当时歌舞团的姑娘们都打扮的漂漂亮亮，坐在那里等着导演，杨丽坤却因姐夫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到牵连，在团里扫地，那天，导演来也没通知她，她提着一桶水，拿着拖把准备拖地板，一群人走了过来，她也没在意。其中一个人仔细地看着她，她也不知道。

王家乙导演跟歌舞团的领导说，他在门口看到一个女孩，是谁。歌舞团的领导说是团里的演员，王导演提出能不能让这个女孩陪他到西山（昆明有名的风景区）走走。

那天，杨丽坤跟着王导演去了西山，后来，她才知道是让她演《五朵金花》。《五朵金花》获得了极大成功，杨丽坤也获了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她也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了著名电影演员。那年她才十七岁。

《五朵金花》的成功，给杨丽坤带来了许多荣誉，杨丽坤随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出访缅甸。

《五朵金花》里的社长金花，是杨丽坤的第一个银幕形像，但她却演的那样自然和生动，杨丽坤曾说她演《五朵金花》的时候，就下决心要演得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女主角欠列茨卡娅那样自然、真实、感人，没有半点做作。杨丽坤多次看过这部电影，片中女主角的表演让她入迷。后来，她主演《五朵金花》，她潜心钻研剧本，到大理白族聚居的地方深入生活，在王家乙导演的精心指导下，使初上银幕的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美丽的白族姑娘的形象。《五朵金花》公映后，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一九五九年，文化部在北京饭店举行《新片展览月》，《五朵金花》的部分演职员应邀参加。那天，周总理面带微笑地走来了，杨丽坤忘情地鼓掌，王家乙导演走过来对杨丽坤和五朵金花的男主角小声地说：“总理想见见你俩。”他们俩听到这话，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总理走过来，握着杨丽坤的手，亲切地说：“你演的不错，仍需加强学习。”杨丽坤眼里含着泪花，一个劲地点头，激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

《五朵金花》使杨丽坤出了名，多少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以“金花”命名的先进人物和名牌商标有许多许多，“金花”成了一种女性的代名词。

六十年代初，杨丽坤第二次随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出国访问，杨丽坤是代表团成员中年龄最小的，总理特别关怀她，在飞

“阿诗玛”和她的丈夫

行途中，她不停地和总理说着话。总理说：“你说话怎么奶声奶气的，像个孩子。”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总理知道她演的《五朵金花》是别人配音时，总理让她多练习普通话，总理还对在场的文艺界的领导说：“对青年演员，要有严格的训练和要求。”这些话，杨丽坤都牢牢记在心里。

后来，总理听说杨丽坤主演《阿诗玛》时，还特地打电话来询问：“杨丽坤的普通话是否有进步。”杨丽坤知道这件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百忙之中还在牵挂着她这样一个普通的青年演员，怎不叫她感动，她更加努力学习普通话，主演《阿诗玛》时，她坚持不用配音，而是自己完成了整部电影的对白，用实际行动报答总理对自己的关怀。

《阿诗玛》是一九六四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采用了当时投巨资进口的我国第一部七彩宽银幕立体声大型拷贝，由刘琼、廖瑞琴为正副导演，近两年的精心制作，杨丽坤在片中展示了她深厚的舞蹈功底和绝妙的演技，再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美丽动人的撒尼族姑娘《阿诗玛》的形象。

谁知，影片没有公映就被打入冷宫，杨丽坤受到了批斗，从此，残酷的摧残开始了。

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她被摧残了

一个善良的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九六五年杨丽坤随从谢添、魏巍为正副团长的电影代表团出访阿尔及利亚，受到热烈欢迎，回到北京，在一个晚会上，周总理引杨丽坤到毛主席身边说：“这是主演五朵金花的杨丽坤。”毛主席微笑着和杨丽坤握手，第二次和毛主席握手，杨丽坤激动万分。周总理多次来云南，省委领导总要安排杨丽坤去献花，迎

接，并参加中缅边界谈判仪式后，两国元首到德宏州观看泼水节，总理时时都关怀着杨丽坤这个彝家姑娘，同时也激励着杨丽坤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有一次，缅甸总理吴努来昆明访问，要求见杨丽坤，省委领导电话请示周总理，总理回答：“谁叫你们云南有个杨丽坤叫人家知道，要见就见吧！”。吴努接见了杨丽坤，当吴努问杨丽坤的工资待遇，并说在国外像杨丽坤这样有才华的有贡献的演员，待遇是很好的，当时杨丽坤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多元，听了吴努总理的话，杨丽坤轻轻地笑了：“国家给我的工资够用了，即使将来不能演出了，我们演员的生活福利是有保障的。”吴努总理听了杨丽坤的回答，也笑着点了点头。

杨丽坤演电影出了名，而她本人又太善良纯洁，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树大招风，像杨丽坤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年轻姑娘自然会有许多人嫉妒，那年，她到石林，龟山一带拍《阿诗玛》就有人到处造谣说杨丽坤得急病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二姐急得睡不着觉，忙给长春厂拍封电报，才知是“小人”造谣。

拍过《五朵金花》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想调杨丽坤去长影，当时，二姐考虑到长春是北方，怕杨丽坤受不了，没有同意，杨丽坤留在了云南，这一留，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摧残了。杨丽坤的二姐跟我说起这事还后悔不已，她说如果当初不让杨丽坤去歌舞团或者让她调长春电影制片厂，也许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我好后悔呀，如果当初我松口，九妹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杨丽坤的二姐含着眼泪跟我说。

在我采访杨丽坤的二姐和大姐时，两位老人边讲边流泪，有时我也忍不住眼泪汪汪。

“九妹心眼太好，她太善良了，那年她到缅甸访问，给家里

人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礼物，而她自己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买。”二姐跟我说。

“杨丽坤的爱人唐凤楼怎么样？”我曾这样问过杨丽坤的二姐，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唐凤楼。

“唐凤楼是个好人，九妹的事多亏有了他，要不然，九妹的日子怎么过，我们也不知道。”二姐这样评价唐凤楼。

“那年，杨丽坤怀孕了，她跟我说她不想要孩子，因她没有能力抚养，听得我眼泪直掉，我跟她说孩子一定要生下来，你不能养，我们来养，为了让她补身子，我让我儿子排队买汽锅鸡给她吃，买水果给她吃，后来，发现是双胞胎，和上海海燕厂联系，得到电影厂的关心，杨丽坤才到上海生孩子，上海对我妹妹是很好的，许多方面给了关照，只是九妹受得苦太多，她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姐妹心里都不好过。”二姐是流着泪给我讲了这番话。我本来还想问问有关唐凤楼的情况，看老人难过的样子，我没有再开口。

直到我到上海采访了唐凤楼，才弄清了唐凤楼和杨丽坤这一对患难夫妻的感情经历。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南京图书馆查到了一九八二年的《广州文艺》，上面发表了唐凤楼写的《我和阿诗玛的悲欢》，我看了几遍，看得我鼻子发酸，泪眼模糊。

“你和杨丽坤生活多年，她又有病，你怎样看你 and 杨丽坤的结合？”我曾这样问过唐凤楼。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相信命，也许我命中注定这辈子就是和她在一起了。”唐凤楼这样跟我说。

“你怎么也相信命？”我有些不解，因为我知道唐凤楼曾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几年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到二十多个国家工作过，他还信命么？

“你奇怪么？”唐凤楼笑着问我。

我点了点头。

“我是佛教徒，我母亲天天都拜佛呢。其实，命运是很难说的，从我见到杨丽坤的时候起，我就感到自己和她连在一起了，也不知为什么。”

“听说她那时处境不好？”

“我跟她结婚时，她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她的病也没有好。”

“你一直爱她？”我好奇地问。

唐凤楼点点头笑了。

“能讲讲你和杨丽坤认识的经过吗？”我又一次提问。

“我简单给你讲讲，详细的你去看我写的那篇文章，很多事情，我不想回忆，请你能谅解。”听唐凤楼这样说，我点了点头。

一九七〇年，唐凤楼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离韶关市五十多公里的凡口铅锌矿做采石工。

那年月，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被人称为“臭老九”，结局都不好，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唐凤楼，尽管有极好的英语功底，但却没有用武之地，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不学 ABC，照样干革命。”唐凤楼是学外语的，自然是靠边站了。

唐凤楼就在一个叫做“金星岭”的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当了一名采石工。

在那里，他和年轻的工人一起，打钻，放炮，开采石头，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采石工人。

过了些日子，矿上要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到各个队去召集有能耐的人，唐凤楼能画画写写，到了矿上也经常画些小玩意儿，政工组的人知道唐凤楼能写写画画，就把他调来搞展览馆，在这里，唐凤楼认识了陈泽涛，这是一个老红军的后代，他和唐